

卷十一

書名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
 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撰者 清 李雨堂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6
 編號 D8642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

同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卷之一
 吳西瑞雲齋原本 禪山福文堂藏板

歌曰

繼王正極惟盤古混沌初開天地分三皇五帝均調治相
 傳緒緒萬民欽唐虞二帝求賢護化育玄功聖澤深當時
 洪武為民患大禹功成水土分曆年四百終于傑運屬商
 湯不立君相傳曆久亡于紂文武西興誣溺民御林八百
 稱周久固祚延綿德業深稱雄七國相吞併無道強秦二
 世亂爭鋒劉應運四百餘年鼎足均晉興未久遭胡
 亂傳不永君隋文一統亡場廣十有三年社稷分
 唐高祖二十相傳屬宋君數傳之後惟千古興

廢無字是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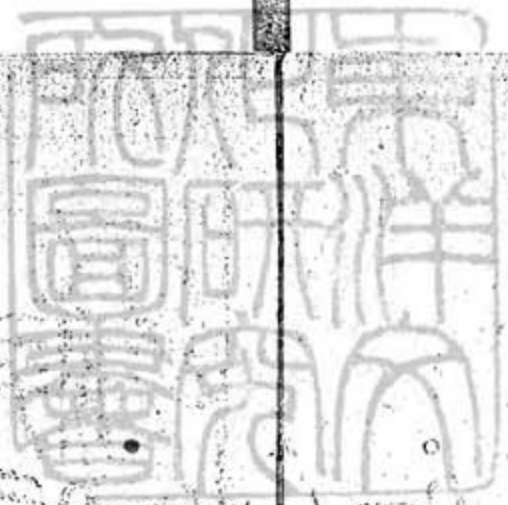
萬花樓

卷陸

K29416



双紅堂
小說
16(6)



後續南北兩宋包氏演義初傳卷之十一

四十九回

禪山福文堂梓行

包侍制當殿劾奸

沈御史欺君定罪

忠義賢臣惟護國

有如奸佞必欺君

倫常不立徒瞞昧

洩漏難逃殺戮身

次日五更包公進朝先叙集于朝房眾文武頓覺驚駭內有幾位忠良詰曰包大人眼眵事已畢了包爺回言未也內有眾佞曰既然賑飢未完大人還朝何也包爺曰有要事還朝非此刻所言少停便見眾人所說想來包老是個怪東西生成詭譎性情暗裡機關誰人可曉分加不悅的醜國丈想這包黑忽竟還朝不知因甚事情只愿他月七年不在老夫目前吾心可活潑了少言國丈自語不喜

當五更初只听得景陽鐘撞龍鳳鼓聖駕登坐東華門
內文臣進西華桶道武官奔王親國戚也不當在正陽門
而進當日文武官金塔入覲已畢執笏當胸有王門官啟
奏萬歲有龍首閣侍制包拯在陳州還朝現在午朝門外
候旨天子傳旨宣進王門官領旨宣進無私跌面賢臣山
呼萬歲朝參已畢天子欣然傳旨平身呼卿賑飢分務究
畢否包爺曰臣賑飢未宗特回見駕天子曰卿公務未完
何故忽回見朕包爺曰臣啟陛下臣無事不敢私回只為
奸臣欺公瞞法但國家大事非全小故豈容狼毒成羣暗
裡欺君悞國陛下雖然未曉老臣在外盡知是以不分晝
夜趕回朝要奏明陛下削佞除奸以免江山搖撼之憂天
子曰批卿所奏奸佞出于何方即奏朕曉包公曰臣知奸

佞出在朝中君王全奏着上兩班文武不知又是那人勅
了包黑之惱當日有幾位不法奸臣多是面上相戲天子
曰滿朝文武人人赤胆丹心為國鄉家知道誰是奸臣當
時包公向兩班文武皆不朝頭只双目覩向沈御史只有
沈翁低下首只恐他言彼是奸臣心裡只着驚跳起來包
公奏曰臣啟萬歲那沈國清是好佞之臣沈翁听了越覺
心駭不想他言我是奸臣但本官須然作些小不端小故
但今全死半古破綻也唯處分君王所了開言曰包卿怎
見沈國清是好臣包爺曰陛下這沈國清是個欺君悞國
大奸臣藐視國法之輩君王正要啟言有龐國丈出班曰
臣啟陛下天子曰龐卿有何奏包曰臣奏包拯欺瞞陛下
藐視國法因何賤飢公務未完又非奉旨召宣擅敢私离

陳州飢土忽地回朝搖唇弄舌欺押朝臣望君王不可听
他惑言原命彼往陳州賑飢完其公務乃可飢民方得活
恩天子听罢微哂一声正開言激惱了包公即呼国丈本
土非干及尔下官所奏别官尔今太宽多受了君王曰彼
不于涉庸卿何須多說当时国丈也宽无颜只怒而不言
有知箇君王想包拯原乃正直之臣不惹旨召一日忽回
想必因国有交要事情即呼包卿有奏速也明言包翁曰
臣啟陛下楊宗保領賊邊關二十餘秋辛勞佐国我主所
深知即狄王親失去征衣旬日討回又有大戰功可抵大
罪五雲汎李守倫父子謀害焦先鋒冒功而被殺戮此乃
按照軍法而办岂料李成妻沈氏不守妇道敢胆而來告
呈御狀冒犯天顏我主未明內裡王峻之弊委細多端差

孫武往邊關已知倉庫不查竟公然圖詐賄銀多少乃欺
君佞臣也又被莽漢忿怒詐賍打辱欵差犯了法律當下
包拯尚未完奏嚇得国丈驚駭不小連忙奏帝曰陛下包
拯乃元憑无拠之言彼在陳州遠隔邊關數千里邊廷之外
焉能一一稟知况他不奉宣召民飢未賑畢眾民官不仍
受飢苦望吾王仍命他往陳州救濟飢民方不廢公務也
包公曰国大何須喋七多言吾非国家大故必不捨公務
而私回也特為国除奸與汝何涉当时君王点首呼包卿
尔在陳州果也怎知边關委曲事情也須細言朕知包翁
曰臣啟陛下臣在陳州不但边廷之事明晰即朝中大奸
權欺君變法之事一已尽知容臣細奏前数天朝內奸狠
摆唆奸入叩闈上呈御狀我主準听一面之詞準狀寔交

沈國清審亦至上那里知他存私倒陷功臣不究孫武詐
贓獨究失征衣炭刑焦廷屈責不能成招胆大沈國清傳
假公造以欺陛下若非余太進朝分亦焦廷費固難免刀
而功勳元老一朝傾殞于屈殺中此等欺君昧法之臣留
為國患臣故趕趨回朝徹底澄清定與奸党不兩立干朝
堂也言奏一番嚇得班中沈御史孫侍郎暗七驚懼靡因
丈也全心慌王君又呼包卿汝果也明其內裡原由且細
七奏來當時包公將三月初三在陳州路逢怪冷風冒体
是夜似夢非寤只見女鬼魂稱言伊氏名貞娘詐說丈夫
是西台御史沈國清也君王听至此言向沈國清曰此姓
名可是卿之妻否文班首有一內閣大臣文彦博欣然奏
曰彼伊氏者臣中表之戚自少年時資淑之德素著果沈



國清元配髮妻也當時君王听了點頭再詰沈國清但他
方纔拿包公之言已听出元神了毛骨鬆然心胆戰驚不
敢抬頭君王詢他答言不出愁然不語君王見此滿心疑
惑因何問他口也不開旁首國丈好生着急想來机関定
杰敗露了君王又問包卿這伊氏有枉屈至告托于汝包
公曰拋伊氏訴言丈夫沈國清食君之祿深負君恩又言
李沈氏是他胞妹乎只因妹丈李成父子冒認了狄王親
功劳被楊元帥所殺故特來求見胆呈皇狀皇上準狀差
官查庫孫武欺君詐贓丈夫身入奸臣党至他劝諫丈夫
多少不特不從反遭其歐辱又思丈夫作此歪心之行日
后終死結果之美故早完性命以望丈夫改善為奸之意
又為君扶保忠良知曉忠君大節此等貧良名播人間聞

芳青史故臣得此一信速趕回朝以分清白奏拿陛下速
办中奸乃可倘或擎天棟柱忠良被其尽情一網打尽至
上江山誰典保守君王听了曰卿言若此朕加前候矣三
位奸臣听了心搖七不知措置孫侍郎沈御史欢待强幾
言又思量果恁自的理亏反駁反露真情只因包公先奏
明中奸机竅至說得一奸嘿七呆七卽龐國文亦是干連
重係人原要將二人幫助的只因包公比別臣不同他是
位骨硬執性的难以硬对的况方纔與他亦論太多似涉
于自挽了故他在旁不語眼睜七看包公當日君王呼包
卿惟搦鬼魅之言作不得直實不得為憑也况前數天寡
人已差官前往邊關召取狄揚一臣回朝了且待寡人親
自問供不必卿家費心且不要就駟在

往陳州賑救

飢民待完公務然后还朝直報卿勞包公曰陛下若云楊
元帥領守邊關无事平寧之日尙且不可一天失守何况
目前兵臨城下之秋若將楊元帥等召取回京边疆垂地
萬一有失江山即难保守了這是断然動不得也臣斗胆
已將御賜龍牌將奉旨欽差阻攔止步恭候圣命追討若
論陳州之飢賑濟十已八完功峻了故臣敢于交代典川
官代办决无悞民之虞了茲有此警報陛下勿云鬼魅幻
境斥屬虛誣臣會歷七見食之夢只有自裁自付臣皇得
定是真情是敢于力办以办清濁也伏乞我主冕臣司办
是非公私断不循的加佑君王还未開言有沈国清忍耐
不住只得進階俯伏曰臣也有奏言加佑君曰卿家有何
奏言沈国清曰臣妻伊氏乃急病身亡並非怨忿自尽臣

有鬼魂警報求免伸冤的幼事此乃包拯狂妄認言耳伏
惟我主睿圣天聰勿準包拯妄言証奏仍命他速往陳州
救濟飢民為上又免他在朝妄生枝節也包翁曰臣也有
奏前時臣借着圣上三般活命寶曾救民間姪活轉又今
石御史被王恩內監所害也是臣救活我主所目擊自今
伊氏須忝身死望吾主再備三般寶貝與臣伊氏定可活
也州上審詢定知內裡委曲了及明其曲直免致忠良被
屈沈國清曰臣妻身亡多日已經備棺成殮埋土塋墳皮
骨已消化了烏有死而再生之日包拯強言要奏元非思
害臣一命耳望吾主勿降此旨方免死者不安這一番言
語得包公怒氣勃上呼聲沈國清休言此乃語爾妻伊氏
曾經告命現受王恩死了倘不備官成殮將屍埋掩坵土



中尔乃一刻落之徒今日駕前還敢說奏欺人說什麼備
棺成殮什麼玉体化的沈國清听了此言心下犹如火炙
振抖騰上不敢復辯因文听了也竟心驚當日伊氏身亡
時沈國清在因文前未嘗言及如若龐洪知此不法事定
然幼免他備官埋土的了當日因文也氣得面色青紅呆
々看着沈御史想來不該土掩這王封誥命的夫人寔乃
欺君辱爵大不敬也倘被包拯起了屍寔事罪加重大怎
能輕赦不表龐洪自語當下包公駕前請旨起屍好追究
失征衣冑功詐駐事加佐君已准旨即日依卿所奏即養
起屍救活伊氏召回欽差免取楊狄二臣此案重大卿須
預加細究審明復旨定奪包公稱臣領旨天子又命內侍
取出先帝時高麗國入貢三般還魂活命寶貝付賜包翁

已畢忽班中閃出孫兵部啟奏他一來不伏包拯多招愛
爭二來幫助着孫武弟兄連忙俯伏金階曰臣兵部尚書
孫秀有奏臣奏包拯所語伊氏的屍骸放于土坭中是
猜鬼魅邪說乃一向之詞陛下也須問他屍骸埋于那處
主中如若起不出屍者包拯也該有誑奏欺君之罪包爺
曰臣也有奏臣也有奏臣也伊氏告訴之詞已知其屍骸
在于沈府中署內廷前東方桂花樹旁坭土之中伏祈我
主詢問及沈國清可知真否了加佑君曰包卿之言是也
又曰沈卿此事果也是否當時沈御史听了心中又驚又
亂癸振寒料想瞞不過再強辯不得只得奏曰臣妻伊
氏果也露体埋掩于后園桂旁土內如佑君听了龍顏
惱嗚聲死祀欺君賊臣斷難怪怨王封命姪不得偷棺成

殮露体怪裝全死夫如之情偷常倒置敗客三綱莫此爲
甚嗚令值殿將軍將此欺君賊拿下登時剝除冠帶卽國
丈也確開口求饒一班奸党尽吃驚慌只有滿朝文武多
言有此駭異是日包公領了三般法室別了聖駕帶了沈
御史出朝而去是日天子退朝文武各散內有兩官員多
好議論者未回仍在朝房內忠良叙于一處奸臣集會一
方有言這些奸臣作此暗室亏心之事陷害忠良如今
二經包拯之手看法怎生逃脫的又有兩奸党也有一番
議論不知什麼言論且看下一回分解

包公一還朝中全僚中便有許多不悅第不悅公之還
朝者鮮不爲史氏直筆所議史論仁宗世有魚頭奏政
魯宗道言其性情骨硬不核也而待制包拯有一笑而

可清黃河亦筆七典群宴合也杰仁宗時可與二公之
並碩直者唐介歐陽修富弼數人而已 此回包公與
申奸詐駁非有定見際杰亦不能直請旨力办如仁宗
非知公平素碩直亦不准鬼魅之詞為批
奸臣只知目前之利不顧後患之害是至無惡不作

五十回

貧命婦得救还阳

忠硬臣遯原返案

詩 昭上天眼已徇私

善惡分明報有期

自 未到循还仍不倒

一朝敗露禍难離

当时朝房内典沈御史厚交的官員尔言我語多言沈国
清不通情理将王封諾命夫人不脩棺成殮暴露屍骸干
土中原乃欺君重罪今被包拯拿定破綻倘或起屍被他
救活尔即难免過刀而亡了不言好党紛上議論又言包
拯自言忖度倘将孫釋縱回衙犹恐情虛短見反為不及
着令張誥趙虎領了三般国宝公又邀同孫侍郎帶全沈
御史往他府衙而去又有孫兵部到也心土不安不知包
拯果能起屍否并他邀全孫武兄弟如故放心不下全至

沈府而來太當日包公緣何抹煞李太后之事不題單奏楊狄沈孫之事只因伊氏的屍骸遇不得七天倘至七天准以還明了故以救活性命爲先故將李太后之事暫且丟下此一番仍驚動多少人民言七論七稱奇遠、跟隨觀看閑人不少不開正傳不用多提有包公一刺進了御史衙孫家弟兄並至招進次國清无效役人從後徐進內沈御史只得引至裡廟大小衙役房吏人等嚇得駭驚不小議論私談不明大人犯了何法至包公來抄沒家產當日沈御史引至后園內沈御史指明埋屍之所包公與孫家兄弟一全牽日果見一株小小樹乃月桂也是新種植之象包公立笑叫軍將土坭挖開挖去土坭仍窺陰風風七之慘穴內有女屍骸面目如生略不改色包公嘆惜曰

只憐一位賢德夫人遭此一劫一孫弟兄也竟駭然沈御史見了心中煩悶嘿、不言包公又吩咐蕭趙二役小心細心起屍定放庭心靜听二排軍領命即將屍骸悠悠、扶起安放肅淨所在又命張趙二人將溫涼帽子戴上夫人頭上還魂枕扶乘首下返魂香放在身中令四排軍遠離傳他內了環侍女近前有二孫弟兄心中焦悶不想包黑之言尽有應驗正要別了包拯回衙有包公冷咲曰令排軍速將孫侍郎拿下他是朝廷重犯那里故得此法律当太排軍領命即上前將孫侍郎捉定孫兵部見了大怒挺胸直前喝声包拯尔非奉旨恣生糊乱拿人速些放了吾弟萬事于休若不依时典尔面君包公冷咲曰這是案内是尔

今弟在其中他原是朝廷犯人是非且待伊氏活了皂白
已分若詢問明有罪時應該追究倘若錯捉元辜定罪下
官大人且請回衙休得多受原來孫兵部仗着王親之勢
羽黨相連橫冲直撞欺侮全僚單與包拯的硬性當日含
怒不言吩咐打道回到廐府中另有一番忿話單表包公
令排軍兩人押了孫侍郎沈御史一全收禁天牢中但孫
侍郎不上刑具只因不奉君命止拘阻他不同衙猶恐重
好謀反又生支節當日沈府家人好女嚇得驚慌元措素
開婢子躲閉房中緊閉房門當下包翁在御史府中耽擱
只待救活了伊氏杰后回衙問供又吩咐公堂上面炷上
名香包翁下跪叩礼当空告祝上蒼遊往神祇地府閻君
本都城隍伏惟鑒察信官包拯一一說告奸黨悞國之由

立心秉公報國之意禱告已畢仍起而坐于公堂自有沈
府家丁進送茶湯是日天色已晚夜膳設陳佳釀美饌送
至包公用畢又言包公在沈衙用膳自杰排軍役人多在
此用膳也畢不表又言孫兵部到來廐府見國丈廐太師
開言呼資婿尔今往沈衙可知事情怎办孫兵部曰岳丈
大人你要提說可惱恨這黑賊全无半分情面一到沈府
中果于塗泥裡起出一女屍骸面目如生而未腐消又將
吾弟明留下言他案內之人难以放釋回典着沈兄一并
收禁了倘或伊氏果被這包黑賊救活還阳只愛追究明
此事吾弟與沈兄即難逃遁了廐太師听罢煩悶轉加恹
恹包拯不往陳州特趕回朝偏究此事連及老夫也有干
係日久多愛不安也又呼資婿吾想沈國清平日之間十

分精細能土今此事愚呆了妻死緣何不備棺槨埋殮糊
七乱七埋于土内况属冬寒霜雪天自然肉体不消化了
至令前者包拯曾救過被冤兩命今伊氏又經包公領办
復活还阳必矣被他究出真情二人正法难免一刀之慘
連及老夫有礙的今日事情破綻尽洩即尔宮通線與女
兒也难解救得兩人之命孫兵部听了長吁一声吾憐吾
弟一命断送于包黑賊之手佳說翁姑之言回文只說包
公是晚用膳畢已有一更殘只覺寒風慘青灯一暗一明
家人侍女在旁將伊氏夫人声七呼喚少停初交二鼓包
爺早已傳命他家人于夫人睡所遠七用火盆四圍繞煮
再一刻只見夫人手足洋七搏動口氣一呼一吸有張翥

二人遠々瞧見啟上包大人伊氏夫人時活还阳了手足
遠現已活動的情形也包谷折了言曰他还阳好了杰他
士屈数天身体定沾了寒土之氣吩咐速備羌湯與吞下
二役侍言有侍女連忙往取羌湯傾灑夫人喉中有包谷
復叩礼上蒼已畢已有三更时分伊氏夫人身体移動双
目張眸一汪珠淚包公離位遠々觀瞧心頭喜悅又命取
回三般寶貝略言夫人身負冤屈并陰数日今幸喜还阳
皆賴至上宝物之功又吩咐沈府家人小心扶起夫人更
衣甲侍女須要慇懃左右不可睡臥守候夫人爲要又言
伊氏死去数天今夜須則还阳但尚未醒灵比不得平时
心神尚恍惚一言也說不出只叫得一声苦也当下甫妇
侍女遵着包公吩咐扶挽夫人進内小心伏役沐浴更衣

又有家丁婦女不下百人多說包大人神手清官將我家夫人救活交頭接耳的喜歡不言甲人紛紛閑話伊氏略之聽靈當夜包公又喚役人將后庭上穴填回吩咐從役一全回府已是四更天候至天色黎明帶了三般法宝要繳還聖上復旨其時天色尚早君王尚未坐朝文武各員多在朝房候駕當日伊氏夫人復活文武員知者很多私言包拯是位異人不久又將人救活莫非他不是凡間之種奉天差來救答凡人不成不拘忠佞多少言談只有孫秀龐洪心焦惱悶有什麼意氣來答話少一刻聖駕登臺文武大員虎拜已畢分班侍立有包公執笏當胸俯伏而奏曰老臣包拯見駕聖上一詢問伊氏之事包公奏曰臣啟陛下那伊氏夫人已于昨夜三更時候還阳然而再生

之德皆明陛下洪恩也今臣復旨復繳還三般国宝天子听了喜色洋洋而言曰活人命功德弥天今包卿數次救活汪死之人乃代天活人其功浩大上帝錫福元涯了如此朕也難及了但以后如有被屈身亡者總太又請此宝挈去拿來豈不週折返費如今將此寶貝三般賜與卿自用收藏以后若逢冤屈枉死便宜行事救答是也包公謝恩還有奏言曰昨蒙陛下勅臣究審李沈氏呈狀垂案伏乞陛下將邊關楊本章併沈氏御狀一并賜交于臣棟對分白并求勅免焦廷貴與臣方能面質詳明加佑君曰依卿所奏命內侍速取至邊關本章并李沈氏的御狀又旨下天波府立取焦廷貴一并勅交包公究亦明復旨包公領旨收接了本章御狀嚇得龐洪混身汗下手足俱麻想來

昏君主見不善交本章猶可這昏御狀交關非小包黑
好不利害非比別位官員可以求些情面的况李沈氏乃
婦女之流倘查究起王狀那人專寫那沈氏總生鉄舌鋼
牙也难低他刑法利害倘招出狀詞是老夫做的那時烏
紗帽子戴不安了国丈自語着急當日包公將本章王狀
一一看明再啟奏曰楊宗保的本章上只有狄青一人退
敵立功又言孫武到關倉庫不查只詐賺銀多少並不陳
及失衣冒功的緣由與李沈氏所呈狀上情節毫不相關
此中是破綻机竅也惟楊宗保身居邊廷主帥率統兵權
二十餘載數世忠良將士爲朝中棟樑臣即聖上也知他
是尽忠保国之臣他怎肯私庇狄青而傷害有功李成作
此損益不均以欺陛下他既非奸貪之富斷无欺君之行



從來奸人呈狀定有主唆之人臣問屢試應多年十有九
驗那沈氏如女一流那有此撥天胆量肉中岂无胆量勢
狠者唆揆他故放胆叩關來冒犯天顏當此之際陛下也
須追究主唆之人若非伊氏棄世訴冤險些奸臣以假作
真而忠良反遭枉陷矣天子听了言曰当时原是朕之愚
也又詔包卿主唆呈狀者汝可知否包公神明推測十將
八九是国丈專主但想這奸臣非別人可比女在宮中做
王妃得君厭幸料想今日扳他不倒吾且留些地步也罢
倘若不提出唆狀之人反被這老奸言吾无知識沒用了
不免說出些机竅之言恐嚇他一番便了即開言曰臣覲
此狀詞句句言來不勝利害懇切即乎等人也吐達不出
定然朝中大臣主筆方得有此狼烈之詞待臣展究出其

人定不情饒只求陛下準臣炭擬國文听了包公之言滿
面遍紅而白又插不得言天子又曰包卿朕思朝內大臣
虽則狼言惟李沈氏在着邊關至此數千里况微武員
之妻怎能扳結朝內大臣拗朕思來還是邊關上書吏專
唆也定論不來卿也不須添究其人了包谷曰臣啟陛下
這不是臣定究主唆之人但這主唆者看得法律甚輕狼
心太重要害尽忠良方得称心拗臣愚見其狀定必朝內
奸腸曲心乃臣做的若做奸佞全不顧名節只貪看財帛
耳李沈氏須不認識朝內大臣恣只用了財帛不結識而
可結識了國丈當時滿臉汗下振騰可恨包黑賊當駕前
挑起老夫的心病已不得君王不將包拯詢言恨不能退
了朝各散去豈知君王偏不會得國丈之意想來這包

拯好放刀尔既朝內大臣專寫王狀着實指行那人眞汝
狠也即曰包卿既知朝內大臣秉筆果恣何人包谷又奏
曰此狀詞是一品大臣權勢狠重御戚方有此朋量撰唆
如人而來國丈暗曰如今看來將說至吾躬來了欲待插
言論駁又涉仍于已欲待不言又妨這包黑說出他事來
實是兩难心尖懊悔錯幹了此事君王听了包公說到朝
內一品大臣君王心中豈不明白无非國丈專寫的倘或
被他說出來教朕如何处分不如及早堯收的可也又呼
包卿朕思主唆之人非是正案所關者卿不須多究了當
日包公也猜得君王之意定礙國丈之故只得做個人情
称言領旨是日退朝不知如何審办羣奸下回分解

此回言用國宝救活伊氏之事亦未可添信即死而復

活還阳世亦多論然只奪其語從未見其事奸佞作不善事及破綻之日方思懊悔其過也與君子反吳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而不減小人則不然目前作惡之患未已后日不善之事又張是至机涉禍亦亦卒至尔坑罗網而不隱脫悲乎史美包公不憚權貴有圖民之利悉皆劾奏之是彼秉公而不私苛于權貴也野云那有道如矢那無道如矢公之謂矣 史言仁宗多内寵并即位之初即廢邸后亦由多内寵今安国文亦由贵妃之寵

五十一回

包侍制領審無私

焦先鋒直供不諱

驚何六律定難移

岂料奸臣偏存私

以假滅真多候国

只貪賍物便相欺

住語君王退駕文武官員各散只有龐国文回府内心煩不悅惱恨包公孫兵部愁悶沈、国丈只因做御状主唆人爭鬪非小孫兵部只四兄弟准免国法之誅当时国丈即差家丁兩名前往打听包拯如何究審好友也要報知按下慢表再說包公回轉衙中將君王所賜寶貝物謹敬收藏下即差張就往天波府請祭焦廷貴又命趙鼎速往沈府請至伊氏夫人薛霸立拘李沈氏董趙帶上犯反沈御史孫氏即兩人候審各、奉差而去当此三路不題

單言天波府內先有旨意勅發余太君甲夫人得知大喜
焦廷貴聞此心中活潑正在打点袖身又有包公差人邀
請當下焦廷貴別了余太君跪位夫人典法竟往包衙
而去有趙鼎往御史衙請至伊氏夫人一肩小轎扛至包
府單有原告人李沈氏並無下落薛霸稟明包公帶出沈
國清評他沈氏在乎何所沈御史想來豈不分明的此件
案情經了包黑子之手必要追究唆訟之人但吾之妹子
女流之輩被他恐嚇用起刑當熬不起又要招出国丈來
也罷吾今構着一命抵庄了以免牽連國丈又脫出了妹
子主意已定呼聲包大人那李沈氏本非沐城人犯官審
詞后卽行釋放了目今不知去向的犯官那里得知包公
听了冷咲曰尔还放刀相嚇的沈國清曰包大人犯官那

有欺瞞果杰釋放他不知去向了包公喝聲糊說這李沈
氏是尔全胞妹子况且此案未曾完結尔如何便將他釋
放顯見是汝將他藏匿過少不得及究來不愛尔藏到那
里去吩咐坐堂一聲傳令衙役人立于兩行肅淨威嚴當
下包公坐于法堂上先得話敬請伊氏夫人上堂当时若
問呈御狀乃李沈氏是原告論陰告要篡伊氏是原告凡
所審情由先要問原告只因伊氏是位誥命夫人更兼爲
諫夫保國甘心自尽不是罪犯乃是終良德好是以包公
不敢怠慢他是以傳請一聲伊氏一至法堂上低首首曲
腰早有左右兩丫環將蒲扇與夫人掩蓋臉呼大人在上
再主妇伊氏叩見包公立起位双手一拱曰夫人身叨告
命本难藝瀆尊嚴因在法堂之上權且告罪有屈了夫人

日賤妾已登兒錄今得餘生皆叨大人洪恩也包谷曰今日之事夫人乃沈御史之妻沈御史汝丈夫也夫君有過夫妻難控如此乃越禮之事豈非夫人先有不合者夫人曰大人所稟妾皇女流頗知禮節豈不知今日有所不申夫禮惟今日之事爲着國家之事君事公事也是妾畧去夫妻小節而就君臣大節妾少遭沈夫君承叨告命一十三載夫妻終本和順无差是非只爲邊關之事而至容妾再訴明大人當此包公听了夫人說出爲國公事夫妻小節君臣大節之言不勝贊嘆明理品行俱全千秋上古不獨女中所希即男子漢不易多盡時夫人將丈夫帮扶李沈氏呈御狀事一長一短訴明只因此事上回書已經表白詳明今不用重覆包公听稟聖請夫人暫進后堂夫

人裡边又吩咐帶上焦廷貴這位莽將軍仍復癩頭戴鐵
來見包公他在金銮殿上見君尚且沒有規矩由于莽將
不知法禮也當時他見包公大步踏階曰包大人吾在邊
關奪尔在陳洲販飢不勝勞忙事情怎的又有閑工夫來
办這段案情包公見他如此想來這焦廷貴的來乃魯莽
疋夫只裝假怒二目圓睜怒基一怕喝聲焦廷貴尔在本
官法堂上擅敢沒規矩令人可惱焦廷貴冷咲曰吾在楊
元帥席坐也由橫冲直撞即前天在君王殿上也是步跪
我奔何况尔這小小地段有什麼看罕包谷喝聲胆大疋
夫休得糊說法趙二役唱曰現供中央万宗圣旨牌速
下跪焦廷貴曰尔這官兒要下跪无非爲着圣旨牌只
咲叨下跪包谷曰本官今天奉旨勅差究追此案在別

定跟前可以將真作假的糊言在着本定案下絲毫作弊也作不成的須要實、公言倘有半字虛誣隱漏一聞刀兩段吾且問明狄青如何失去征衣又不該冒認功勞反將有功李成殺害了尔在邊關又不該辱毆欽差即速從一招供焦廷貴听了包公幾句言詞激惱起他性急火死高声呼嚷老包黑炭頭尔蠢呆子人多称尔是位大忠臣清白之官原來是個假名声詭人耳目的吾也知尔入了奸臣党羽貪了金銀有忠臣不做要做奸臣的包公听了不覺咲恼加半唱声焦廷貴休得花言到底狄欽差征衣失與否且明言來不許囉哩焦廷貴曰尔問失征衣之事待吾從始說來汝且恭听焦廷貴由奉帥令催取征衣起說正被磨盤山劫去包公听至此聞不覺搖首自語狄青

果也失去征衣緣何本上全无一字提及莫非狄青果也冒了功劳即呼焦廷貴狄欽差既杰失去征衣因何楊元帥本上並不宣提即有欺君之罪批李沈氏所呈冒功殺屈定杰情真了尔还欺瞞的焦廷貴听了怒曰尔言差矣吾元帥秉公报国毫无私曲焉肯庇着狄青屈殺有功之人况典狄青毫无瓜葛岂肯欺君昧己以益他人包谷曰批李沈氏御状上乃李成箭殺贖天王李岱刺殺子牙猜是鑿、有教尔言狄青之功莫非汝受了他財賄做見証也焦廷貴挺胸膀唱曰尔這黑人真不是個清官鬼了吾那里受他財帛它是李成父子殺的西夏將寔乃狄欽差的好仙戲好手段的戲法包谷曰尔言什麼仙戲什麼戲法尔且說明焦廷貴听了從強盜劫去征衣與狄青差申

途相遇全至大狼山討賊起說至自挑了首級在五雲汛
上守備府中至今當時李成問及吾首級那里來歷吾卽
言焦廷貴說至其間頓住了口一想他到也粗中有
幼直裡有勾思想來吾若說明來畧有冒功之弊斷言
不出的且卸出不言為高包谷目一瞬唱聲焦廷貴因何
不說其中必有隱情若有幽毫瞞昧以假作真且看關刀
焦廷貴曰老包尔也欺人太甚難道說了半天之言不由
馭一息之氣的包谷曰如此須速說來彼听了卽卸脫哄
瞞李成之言冒功在已之語却被李成父子灌醉拋下冰
窖得焦夫所救后至父子投關冒功險些欽差遭害小將
回關方得對質是見他父子冒功故元帥將他梟首那曉
沈氏一好人有此胆量奔朝呈告王狀吾元帥軍人在邊

張邦里得知不過天七元帥堆燕慶貨伙欽差功勞分加
隆敬他英雄忽一天韓吏部大人書到沈達回關方知此

事孫武來盤查倉庫元帥早將倉庫貼皮封固候旨盤查
只為歷年无缺只由查詰有何惧怯不料孫武這狗官妄
自尊大是欽差官一至邊關卽索酒肴今日不查明日不
盤反要詐取賍銀七萬多不用盤查卽回朝復旨當時只
氣得吾焦將軍火起攻天忍捺不下將這狗王巴一掌打
下元帥登時大怒說什麼毆打欽差回法確容將孫武典
吾拿下打入囚車備本沈達押解回京見駕官知這烏王
帝不公平听了老好臣言奏吾典沈烏官問供將吾一
味夾打但焦將軍怎肯以假作真听悉他們爽爽這奸賊
也无奈何將吾送入天牢想必陰謀惡念要做假招供不

大這昏王帝不將吾細斬后亏得奈老太君上殿保吾回
丹旄佞府方存吃飯東西包谷曰汝言狄欽差收除二敵
人用什麼仙法戲文焦廷貴曰言來也竟好觀看也他與
齊天王戰杀不上數合只听得空中一声响亮飛出一枝
兩頭尖小小箭兒高起雲端半空中雷声相似小箭淌下
金光圍繞已將齊天王打仆在地這不是戲法他又與子
牙猜賽戰取出全臉兒蓋于臉上像着跳加官榜樣咒言
声无寿佛惡狠、的子牙差已双目定瞪身本不動如泥
的跌于馬下這不是仙戲包谷听了一番混語想這莽夫
之言三不对四是什麼仙戲奇詞料太狄青有此仙術之
能故得立除敵將也当时吩咐焦廷貴下堂他曰老包沒
有什麼盤詰于吾站在旁着、尔審詢公斷否包谷命取

孫侍郎上堂這孫武奸賊平時惡狠、的奸貪之輩如今
在着包老法地刀奸狼不得反心驚戰七呼曰包太人犯
官孫武当面包谷曰孫武汝食了朝廷俸祿受了至上恩
典理該秉公報國乃是即汝平素行及吾也尺哲今也不
多詰汝只今奉旨到邊關因何倉庫不稽查而索詐賍銀
數萬汝這賊臣不念君恩只圖利己欺瞞君上結党要陷
忠良倘太屈害了焦廷貴連干邊關宿將元勳也遭此害
若也擎天棟柱被砍析錦綉江山豈不塌陷可恨羣奸結
党蛆蜂蛇蝎一般惡毒但今在本官法堂須直七招供倘
一字咬唔刑法准免时也孫武想來包拯是個硬客难以
情回埃懇的總太乃魏七王親國戚多畏懼此老又審究
逼幾番奇踪吳跡的冤屈爭即當今曹國舅如此勢力尚

且被他扳倒何況吾今做了籠中之鳥如經別官手亦可
以強辯今也落在這活閻羅王手倘糊塗抵賴定必行刑
動了刑法原要招供的不如早認供了詐贓以免刑楚況
贓未入手諒无死罪但焦廷貴辱毆欽差不杰包拯不究
始其罪又思卸脫了厩太師好待他從中庇助吾些原來
凡事福至心灵定杰灾隨忘昏若孫武牽連出国文來仁
宗王走碍着国文縱杰大罪也要從寬而办孫武未必至
于死地杰而厩太師的福運狼好是以孫武立下此意卸
脫他好待帮手于已反落得斬罪這是彼倒運時故其立
意好歹錯落也即呼大人吾奉旨到關豈料楊宗保將倉
庫悉已封條言二十多年歲上亏空難以徹查若奏明至
上還妨執罰要犯官格外週全但恨吾一刺差見心利彼

宗保怨吾愿送數萬白金正言之間焦廷貴已搶將來扭
着下官辱毆不休包大人但念犯官贓未入手從寬免罪
足見大人洪恩但楊忠保若无亏空何故將庫倉預先封
固行賄以免盤查楊焦二人岂无欺君罪焦廷貴听了此
語大罵狗官孫武搶進一足踹下喝聲該誅的狗囊吾元
帥領守边疆二十餘載一切軍需庫餉按例開消何曾有
絲毫亏缺彼忠君保国大功臣耿々无私烈漢犯了罪時
不分至厚至親將士必不處刑罰有了功時不別至微至
低小軍定必獎賞尔這狗官一到即索取贓銀數萬兩吾
元帥焉肯送尔銀子奸賊休得妄言不知孫武如何答話
包公如何分斷且看下回分解

忠奸貧後歷朝淆混不分愚懦昏庸奉世矇眊莫辨是
謂臣有忠奸而君當明哲以辨而擇用之
君臣主敬父子主恩夫奸主別其義奚容少紊杰有不
循其道必至悖逆而行規羣奸昧主可鑑矣又論沈氏
伊氏二人身屬女流亦其品行有天淵之隔一唆丈夫
貪功害命一諫丈夫惜將忠君而伊氏宜為公之欽敬
也屢覲焦廷貴一味糴毒無規所其稟供之語以資鄙
陋欠馴杰乃直供不諱奸臣悞國始必計害忠良后必
持君權柄改革先賢全制度而以傳新立吳為奇而不
知國勢劣而民无所措止矣

五十二回

復審案扶忠柳佞

再查庫外公推私

詩 宋室若死包侍制

奸臣越法更猖狂

日 忠君方見留名後

悞國惟慚謚不良

當下孫武听了焦廷貴馬言即日糊說前者乃汝元帥自
送銀子典吾的焦廷貴喝聲好刁得狗官吾元帥乃世襲
侯王兵權秉屬官悞汝一羣小鼠輩送汝絕毫銀子狗官
休待妄言欺公孫武又呼包大人前日焦廷貴辱毆欽差
也該問罪今日在大人法堂上原是如此沒規矩的包令
唱聲焦廷貴不許糊鬧喝令左右役拈他出堂焦廷貴下
階去了包令曰孫武今未動刑招認了詐誑之罪也莫尔
造化得免行刑喝他下堂又吩咐抓土沈國清奸臣初時

抵賴不招次后焚更刑法不得只愿從細招認明只独卸
脫了屍大師這奸臣莫念平日師生之情也是龐洪威福
當盛銳時包谷又詰沈氏是藏那方沈國清料想瞞不過
不免招出齊全死罪只言明沈氏在庵尼中包谷立差張
就趙虎往拿捕沈氏豈期這刁姪人早已知風他莫敢存
在庵寺內天天差王龍打探消息正候着與夫子報仇是
日忽見王龍氣喘噓噓進內報說伊氏夫人被包大人起
屍救活了萬歲又交包大人審孫大人沈大人一口招
成了今即差張趙二役來拿捉扣關告快人倘妨爾去
時定杰凶多吉少也反不如速逃逃生爲妙沈氏听了嚇
得魂飛天外戰驚曰不好了不想今日大難臨躬也罷丈
大兒子多已死尽吾即留此殘生也不申用了即打發王

龍出外急忙正要懸縊死又有七八名女尼跑進來
齊說包大人差人在外立刻要夫人至索速些去也不要
子連我們沈氏曰妾已知了吾犯國法决不連及尔們當
時只怜沈氏上吊也弄不及即望向旁料上搶頭去狼
兩撞破了天灵盖腦漿併出鮮血標流仆跌下而死女尼
數人要救已不及只由驚呆看着即奔出外說與張
龍趙馬得知二役直言並全進內看畢回衙上復包大人
又言包公如食别人之言自然要相驗分明只因張趙二
役乃包公得力用人歷試測秉直无差諒无私弊故免
親到相驗又議得李沈氏如若情真立于不敗地何不挺
身出堂此乃情弊理亏畏法自死李成父子昂認功勞事
已具杰又見得楊宗保並死屈杀有功之人然而焦廷貴
萬花樓傳卷十

檀國欽差應得有葦戕摘芥之罪姑念毆干詐贓之非忿
怒嫉奸激烈從寬免議批孫武供稱楊宗保庫倉虧缺尚
應差官復往稽查明倘果亏空照數處分依律定議狄青
失衣事真幸其不日討還仍有血戰軍功抵罪未便卽封
拜帥李沈氏所呈王狀按律定須成究主唆之人存案定
罪但該氏早經殞命無從根究惟該氏乃忠妾呈王狀有
碍朝廷雅化且茲畏法獎命杰而典刑未正不備苟且以
從應請戮屍以彰厥明國法孫武貌違旨命不稽倉庫私
圖婪賍盜贖不現獲律死罪只昧心造旨利已欺君罪
加汝重律該腰斬沈氏清身居御史享朝廷厚祿不念君
恩昏弊私恩小惠而圖網尺忠良假供欺主死有餘辜例
應罪及妻子幸妻資良可蓋坐及之愆惟其諫天受辱確

容自尽死後尚圖忠君保國畧私恩而存大節當代負
亘古无双應叨旌獎早賜婢女素蘭混叨誥命豈為主威
所逼亦為負主不貞例應絞決嗚呼五刑不立何以懲奸
功懋不賞何以勸善臣不勝待命凜切之至包公定斷已
畢吩咐將犯官孫武沈氏清成加總領收禁天牢焦廷貴
仍身楊府又差家將護送伊氏夫人回轉御史衙中又着
拿下素蘭婢好生收管再命董趙勳將李沈氏屍骸灰
細看守統候旨下正法當日在語二奸收禁伊氏回衙只
言焦廷貴回轉天波府有余太君申夫人大喜有話不提
是日包公脩下本章又有就府家人打听明回呈相府報
知龐國丈得知心頭納悶孫秀也是一般着急只為素知
包拯是硬烈之官卽王親國戚也畏懼于他而當今天子

也怯波硬直性情次日早朝將審察本章皇上天子看畢
龍顏交怒曰可惜賊臣暗欺寡人若非包卿回朝險些害
了边疆棟樑之將朕今依議包卿本上定斷法律仁宗王
即當降旨下併氏乃一女流耳豈期具此資慧割畧私恩
汝明君臣大義保國除奸忠良免禍朕也欽敬旬爲萬古
女師足當表行即于御史府改賜旌表流芳加封恭烈元
君每歲額加俸銀二萬兩沈國清財室俱母夫人所管每
逢朔望之日文武員代朕一月兩謁以示崇吳加息生則
永叨厚祿死則附葬皇陵享其庸祭而邊關依本差官復
查定奪狄青功罪兩消未得拜帥着于邊關効力有功日
再行封賞焦延貴辱辱毆欽差有罪姑念先祖功臣一脉
又出于忿怒嫉妬情有可原恩寬免究即沈寔跋躐破羈

加陞一級以補其絀縹無辜並全回關不得久留二奸一
婢正法即着卿施行包谷称言領旨當日國丈心頭放下
他初時只恐案內定有牽連因何並不提及老夫想必句
黑畏懼着老夫狼也若問包公豈不知龐洪主唆的杰氏
已殞命死无对質非但扳他倒反被奸權討笑二者至上
也明白論他不必追究主唆着這個人情不得不從權做
的住語國丈洋洋快意只惱得孫秀漲面紅可憐弟即
一朝差見依了丈人之計免不得身遣國典了當日退朝
却言包谷奉旨正法兩奸一刺難留回衙吩咐吊出二奸
細綁起并素蘭並全拘出這了环苦恨滿胸前日做了环
時是逍遙與樂今老谷不仁將吾逼害了果怜這婢子樂
得幾天風流如同一夢做了枉屈幽魂不提了环怨恨當

日包谷排道威儀擁從至法場軍人大刀縛起押了把
人排軍抬扛關刀烘動多少百姓閉人遠偷瞻言論
好清正包大人炭比沐霜法如山岳不杰而奸臣愈作
威福而昭忠良也佳語聞人私論只有沈孫二奸押至西
郊犹如呆子不言魂魄我場頃刻聞分兩段鮮血淋目
視慘傷素蘭婢白綾絞決全屍是日打道回衙多少人散
去次日設朝包公復旨當日君王厚賜金帛與包公想來
包黑乃是不貪財寶硬人故力辭至上恩賜君王只得傳
旨排賜燕筵命富太師高太尉韓吏部龐太師相倍包谷
俯伏謝恩就燕畢復奏知君王差着那官往邊關再查倉
庫君王瞧着兩旁文武呼曰包卿汝欲那位官員可往包
公尚未開言龐太師出奏曰臣有啟奏臣思欲青失去庫

衣楊宗保本上緣何並不提明亦有瞞君之罪夫便置之
不究伏乞聖裁包公想來本官放脫汝反饋不遇他人
隨即奏曰國丈保薦孫武曾盤庫倉故違主命君庫不查
反替國丈討詐賍銀起禍他罪比楊宗保大加數倍也該
梟首正法伏乞聖裁天子看國丈未語想來汝何用多
言插舌反教朕如何分斷當下君王少不免因碍國丈免
不得兩面周全卽曰多是些小之過一槩寬免了國丈謝
恩又復奏天子曰龐卿不須奏了國丈曰臣非奏別事死
非荐一官員覆查庫倉耳天子曰卿荐那官國丈曰臣荐
兵部尚書孫秀可往方得死私天子听了喚包卿汝知孫
兵部可往否包谷曰孫兵部果當于任也當日君王卽傳
旨孫秀往邊關復庫須要實力奉行不得徇私回朝復命



賞勞加陞兵部領旨國丈曰臣有復奏天子曰卿又有何
奏國丈曰陛下不準封贈狄青爲帥也須降旨莫若使孫
秀賢詔順附以免又復差官往返徒勞不知聖意如何天
子曰卿此算到也合宜可準卽詔交孫秀包公暗語曰好
不知利害好刁這思作弄孫秀此去倘有絲毫作弄教他
又嘗鋼刀美味當日羣臣无別款章奏君臣退朝重文武
領旨多來御史衙首代君奏請資良夫人早有夫人話相
辭而謝當北闕叩謝君恩又言伊氏夫人念着夫好之情
早已收拾丈夫屍骸不勝悲泪脩棺盛殮掛孝尽情又將
素蘭屍首掘土而埋苦只替沈氏立心不正一念之差慘
死了又逢戮屍不饒屍首示衆可憫親屬不周飄零枯骨
這是惡人報應也卽孫武依了龐洪計賞焚財帛腰分兩

段幸有孫秀脩棺成殮差人送樞回拜故主去訖當日缺
官自有提陞補代又有工部奉了聖旨將御史衙改遺淑
德規待伊氏夫人在着裡廂修行淨處正堂上供了當今
萬崇龍位后樓堂供一尊觀音大士旁首奉着包大人的
長生祿位朝暮焚香以報答活命之恩奉命有期以供丈
夫牌位每逢朔望用官奉香登諸一槩詳請談不厭夫人
多緒且畧不詳又說包公一天到趙王府內拜見路花王
母子于陳橋遇李太后之事並不提及只言狄王親失征
衣立下戰功之事詳奏明狄太后微笑曰包卿汝寬太不
情了吾姪兒旣此立下大戰功理上還該加陞重職楊元
帥上本自讓爲帥汝何故反阻撓聖上的包谷曰臣啟娘
比狄王親有此武功該得陞職但他失去征衣罪也重大

這是朝廷律例有功得賞有罪必罰倘不計罪而計功不
獨廢弛國法且雍服甲好党之心如若被他奏明反得
無雅趣了臣歷正亦秉公倘要狗私寧斷頭難依伏乞
娘見說况王親乃英雄漢子自有大功在後而顯耀驚
人娘且請放心太后听了欣然曰包卿若不說明吾也
不怪汝了且設燕待土鬼畧款數盅淡酒如何包谷曰多
謝娘臣不敢當賜了登時告別路花王也留款包公力
辞只由拜别而去包公路思可晒高年太后不明道理錯
怪別人只我將狸猫換主事究明尔也愛着欺君之罪一
路自言到了天以府第焦廷貴拿報也出接迎請出余太
君包谷見胤坐下杯茶而叙客談太君曰吾家孫兒被奸
臣算許多亏大人一力周全使老身感激不尽未道府拜

謝反勢大人光降心有不安包谷曰此乃下官與國家办
事那敢当太君重謝太君又曰吾孫兒既无亏空庫倉今
何又往盤查是何緣故包谷曰且告禀太君下官当奏審
究时孫武称言元帥也有亏空之說尚經別官領審已將
此言抹煞了也未可知惟下官出任朝廷二十八載由做
知縣官家歷萬千只依法律公办故孫武供称言也要奏
知圣上今天龐洪又荐保孫秀前往太君听了厲聲駭然
呼声包大人老身久曉孫兵部是好臣党羽如今奉旨往
查倉庫此賊定必秉公只要作弊又波浪與翻怎生是好
包谷曰太君但請放心孫兵部此去如有徇私作弊自有
國法典他理論下官怎肯輕饒縱泛只祈太君早日免遣
焦廷貴回轉邊關不可羈延于此况元帥未知情由不安
萬花樓傳 卷十一

的言吳告辭太君曰大人再請少坐水酒粗饌相款望祈
勿却包公曰豈承太君美意惟賤冗太煩改日叨領接
包公回府而去只言余太君即日說知孫媳穆氏夫人早
已修脩家書一封取付白銀百兩二人路費書銀付交畢
焦廷貴沈達二將刻日用饌筵拜別老太君與兩位夫人
等家丁早已牽出兩疋駿馬鞍轡整齊二將欣太驕上老
太君又囑咐二將路程小心休得恃勇闖禍招灾并孫兵
部奸臣不日奉旨又到復登話廬急此賊定太詭說百出
算賬說知元帥軍人早已防備勿墮奸賊計中為要路途
上勿阻延遲由速回關以免元帥懸望也吾囑言須至謹
誌二將諾々皆言一徑出了楊府急急馬不停蹄而跑此
說兩分不知孫秀泰告往邊關查倉庫不知怎生妙計容

將楊宗保狄青二人且看下回分解

總批

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不善小人味此何難轉
禍為福無如氣稟所拘人欲所蔽不因進機關陷阱之
中而不止者故云自作忽心害理四字惡小人死一逃
脫春其心刻薄故妬嫉能不問是非只徒利己故將
理字抹煞是至全党交攻共惡相殘可斷也

包公除奸似乎過于殘忍第不得已不用灰去小人如鐵
槌蔓草苟不尺拔則餘蔓漸蕃而復況乎末世法緩奸
狼之日正當灰而禁蘊之君不謂臣父不拜子是尊
卑定分而今仁宗之命朝臣朔望而代謂伊氏亦非理
之所宜忝忠君保國之美行孰不敬愛之故權畧去西



車之分只作獎忠不爲大錯

五十三回

孫兵部領旨查倉

包侍制申冤驚主

詩。中興令主首尊親

不比民間小孝聞

曰。不正乎名難立國

倒顛必失本來因

一天虜國丈排脩下酒進差家才請至孫兵部國丈開言
呼貧婿不想此事愈美愈敗了但楊宗保狄青二畜斷難
容留他的因汝今奉旨復查倉庫吾特脩酒餞行汝一至
邊關須要見景而爲算賬二賊好思復旨勅奏于他也須
拿定破綻免被包黑賊又放刀則不妙了孫秀曰有勞奉
山大人費心小婿至關定然在意持拿柄首雪報弟仇言
聖用燕已畢辭謝回衙打京勅身拜別全僚文武多官各
送御王親軍官不表只有包公趨近呼聲強大人尔今奉

旨到邊關須要秉公着力而行乃可即有好權囑托行私
汝切不可依行倘存私作弊下官定然秉公與汝作對孫
秀曰包大人汝太多心了此行那有旁人唆囑徇私得來
吾此去定必秉公決不負君恩也包谷曰如此方為公也
住語孫秀離却汴京是日天子設朝包谷上殿謝君賜燕
天子曰包卿陳州賑濟未畢速宜打點登程免便萬民懸
望包谷曰臣還有一事國家大事也要理論分明方往陳
州君王曰包卿還何有重大事情且奏知寡人當此厭太
師已不能包公早七動身去不啻拔去眼中釘即出班曰
臣有奏仁宗王一想國丈真乃多管閑賬的些小事也要
多言喋舌只得呼厭卿汝也有何章奏他曰臣奏非為別
故元非為國保民耳今陳州賑濟未畢臣亦不敢
三



氏仍不免異飢苦楚望乞吾王不要出他在朝若說回家
有事即有何難處自有多少朝臣可办只要他說得分明
那位官員不可办的伏乞陛下准奏君王听了正要開言
復問包公傍言曰這是如天大事上干天子下待人臣即
臣身受陛下隆恩难免失察之非当时用文武大臣听了
此言心內驚疑不定只有好党友行者倍加驚駭不知又
有何故只因沈御史之事寔乃驚弓之鳥君王當下急喚
包卿既如此交關大事且速細奏分明包公曰今陛下
不是來歷真天子故臣也要理論分明仁宗王听了也覺
他言苛說兩旁文武大臣一拿包公此言嚇得驚駭脫國
文即去班俯伏奏曰包拯仰叨皇上隆恩深重不思报答
君恩反敢戲謗君上冒瀆天顏不敬莫大于此罪大滔天

包公上奏

天子須不悅然而到確問包公言他爲官日久一向无錯无差母心硬直之臣何故發此戲言說寡人是假天子何也且問他真天子在那方呼声包卿寡人是天子非真的汝且奏明何故包公曰陛下若這說得出有憑爲地方是真的君王听了也竟忍不得的微哂曰包卿朕是君以是臣緣何臣與君討起憑地來寡人斬御已有七八載在朝之官多是先王舊臣月今所陞選新官計來僅十餘臣耳新舊兩官並无一人言朕是假的包卿何故發此戲言包公曰陛下若是真天子定有爲憑君王曰這顆玺印可不爲憑包公曰陛下既接衛江山豈先聖印這美不爲憑只要陛下體上有何記認纔是真憑包公曰

此話包卿說來其可要討憑地猶可緣何又討寡人本土之憑若商朕体上之憑只字中有兩印紋山河一字足中央也有社稷兩字可得爲憑地否包公听了山河社稷却準对了李后之言即奏曰陛下是乃真天子只可惜官中並無生身国母的君王曰包卿尔言差矣現今南清宮狄太后是寡人生身母安樂宮中刘太后是寡人正嫡母包卿妄言寡人无母也該有罪包公曰国母本有只因不見了陛下生身国母狄太后只生得路花潘王他並非陛下生身母只因生母遠隔別方加佑王身言大驚駭大忙呼包卿尔言來不白令朕难以推猜既大明知寡人生身之母落在那方何妨直說緣何吞吐茹以欺侮寡人此乃何解包公曰只今郭槐老太監未知今在那官君王曰若

問內監郭槐現在永寧界淨卿何以問及于他包谷曰陛下要知生身國母須名郭槐問他便知明白了天子听了屈見呆想來包拯說話蹊蹺料此大爭他斷非死中生有又思南清宮狄母后既非寡人生身如何又冒認寡人爲子此事教人難以測猜他又言內監老郭槐得知不免宣召郭槐詢問緣故即傳內侍往永安宮宣召郭槐去了天子又問包卿既知此段情由也須細奏知根底包谷曰陛下臣若奏出情由即鉄肝腸也令他墮泪身居國母朝旧貴屈于茅破窄衣衫繼綫垢面蓬頭乞度光陰將二十載双目苦惱失明只因兒媳身登九五朝旧位娘爲乞丐下流言來我主也有非宜尊爲天子尚大孝養有考自六朝綱不正屢出奸臣亂法家不吝國難平治加佑



听了包拯之言色變神惶呼包卿破密之婦汝言曰包谷曰臣若非見自稽查明焉敢妄奏以誣陛下天子曰如此可細詳奏怎生起止包公即于因伊氏之爭趨趨回朝道經陳桺被風落帽疑有窺屈至命役人開風捕影至郭海壽請去告快當日李好人將十八載被屈破窑長短歷情尽吐歷托于臣言非臣不能代爲伸冤力办当此驚駭臣不小不意拿落帽風拿來此天大冤情寔乃千古称奇也臣思彼肘之前十八年先帝时官陞開封府二載尚未得預于朝政即火毀內宮臣亦不得而知当此將信將疑故臣又反詰他既知太子即今見在那方彼自言得寇官女交陳琳怀出往八王府中後每長券成大接位江山即今王是吾親產太子当时臣也再盤詰他有何憑認

他又言掌上印紋是山河字足心有社稷字回朝且究問
老郭槐可明十八年前冤屈事了陛下想來兒登九五之
尊享天下臣民之福豈知生身母屈身至卑賤苦楚之境
以若如不傷心非孝也見者如不悽去非仁也若非孤兒
之々子代養行孝奉娘也早已赴歸黃泉身負沈冤終難
以自了君王在此奏言嚇得手足如冰呆坐下龍位口
也難開兩旁文武官員目定相覘暗稱奇還未明真假
有死此事內有幾位大臣想來十八年前之事我們還未
進位公卿有國文想來我只言是非又及涉老天原來乃
朝廷內事根由不干我事吾即心灰了慢言殿上君語先
說瞞天昧法人又言郭槐乃刘太后得用之人是以仁宗
即位太后即傳旨當今加封九錫財年已八旬奉旨在水



后娘心狠力大一人趁奉備或官娥太監少有服役不細即
靴尖打踢一死一人犹如摔死一蟻利害无穹冤狼慘極
人人对面自忒夢逢迎九千歲背后甲人咒罵怨地不已
巴不得此冤狼早日滅亡偏郭槐精神滿足須則八旬
之人精健猛于少年一休肥腴生得流圓面貌兩耳扛肩
頭尖額闊濃眉長一寸鴛鴦怪眼兩瞳高露口方鸞哥尖
鼻腮頰大開數十年來安享于永安宮內福祿叨全快樂
不吳天仙即当今王上也无此清閑之福每日閉中无事
與刘太后下棋双陸或撫琴弄瑟這一天正在安樂宮中
與刘太后吃酒談心言語彼此欣然多不能尽述忽
有內侍進來報說圣上在殿上相宣又說明若夫郭槐平

日做人良善結好上下自是內侍官幫助些說明太后陳
橋告發之事也使郭槐早已打算如何脫身的計謀只爲
他平日兇狠故人人蓄怨日深內侍今得此消息心中不
悅遂恨不能將他早日收除了只說萬歲旨宣四字並不
提及別的機關郭槐听了冷咲曰從來萬歲並不宣吾今
有什麼閑賬但咱家今天食酒不得空閑改天出殿也罷
內侍暗語曰萬歲谷多宣他不動太竟狂妄自大了只得
去復旨將此言稟奏萬歲天子听了龍顏變怒可惱賤畜
逆旨即呼內侍且再宣言有國家大事文武百官不能妄
議定再宣他上殿做個主見看爭休如何今天必要奉宣
再不許逆旨內侍領旨而去若論君无戲言只因當時郭
槐不奉旨宣出殿是出于死得將他哄出殿來這是爭到



其間暫且從權耳當有內侍復走至永安宮曰啟上老公
公萬歲谷有一回家大事文武各大臣不能妄議必要老
公公出殿定個主見萬歲谷在殿候久了郭槐听了曰厭
煩得緊咱家心不喜出殿何故兩次相宣有何大事別改
一天也罷刘太后微咲曰郭槐既然當今兩次宣汝若
不往豈不失君臣之体難免朝臣批点不敬了郭槐曰娘
上朝臣批点吾什麼來太后曰只言萬歲君王宣汝不動
太覺妄大欺主了連上還該出朝見駕以免朝臣多評是
非郭槐冷咲曰娘汝還未知滿朝文武誰敢言吾一声
不是太后曰尔說那里話來雖然对面无人說背防人
把汝暗批况國務非全小事无人要議政令准行當今宣
汝定然說汝年高智廣有政全商功汝再不可推辭郭槐

萬歲谷有一回家大事文武各大臣不能妄議必要老公公出殿定個主見萬歲谷在殿候久了郭槐听了曰厭煩得緊咱家心不喜出殿何故兩次相宣有何大事別改一天也罷刘太后微咲曰郭槐既然當今兩次宣汝若不往豈不失君臣之体難免朝臣批点不敬了郭槐曰娘上朝臣批点吾什麼來太后曰只言萬歲君王宣汝不動太覺妄大欺主了連上還該出朝見駕以免朝臣多評是非郭槐冷咲曰娘汝還未知滿朝文武誰敢言吾一声不是太后曰尔說那里話來雖然对面无人說背防人把汝暗批况國務非全小事无人要議政令准行當今宣汝定然說汝年高智廣有政全商功汝再不可推辭郭槐

所曰娘、既如此說來吾且走、何妨太后曰出殿回
來吾還等候共燕郭槐允諾呼左右扶吾出殿內監應諾
挽扶曰九千歲慢些好太后曰巾人且小心挽扶當日並
非年老难行只爲身軀肥胖吳常若獨自行走多有不便
四名內監縹、拽、到了殿上內侍先稟知萬歲宣旨郭
槐朝見对君王曰陛下在上奴婢竟駕君王曰郭槐寡人
宣尔上殿非爲別故只因內庭不究事有不明枉屈故特
官汝究明奇事郭槐曰未知陛下有甚內庭不自責君王
曰只因十八年前事也覺奇哉怪哉將狸猫換主何故火
炭碧雲官爲首是何人李太后如何被害今已尽洩机閣
尔須將寔事細、言明郭槐所詰此言嚇得呆、自語
想來因何今天一時提起十餘二十年事不知那個狗王

包提撥起此事但這庄事情只有天知地知刘娘、與
家得知餘外別无一人可曉不知今日那人忽提及也來
也罷吾只推不知当初之事幾句言辭撇開君王見他不
語即喝郭槐今日机謀尽路何須隱諱不言郭槐即呼陛
下奴婢實不知什麼狸猫換主那人火燒官休來下問奴
她孩子們扶吾進官四名大監左右挽扶有包谷怒目圓
睁跑上金階上伸手当胸扭定喝声郭槐慢些走郭槐喘
曰尔這官兒是那人擅敢先礼的不知包公如提下郭槐
下回分解

爲人些小存私卽壞心術既壞心術是小人之流矣如
要小人不存私固难要君子存私處亦难其理何居一
代君秉公报国總毫不苟一專汚利看得君上曲已漫

不枉閑談至怎樣欺瞞不作出 上四十八回書已畧
表明刘李二后史言仁宗寔李宸妃所出太仁宗嗣位
之初刘后權柄国政祗制二十一年而卒惟李宸妃所
刘后而卒十年之久而仁宗不知已為李所出而人畏
太后之威亦無敢言者可知此回書之虛矣即郭槐内
監更亦隱而不見只有内侍雷允恭迎刘之忠外官丁
謂交通而為惡耳太仁宗于刘后卒日方得人言為李
所出大為恠恨復尊為皇太后痛切不設朝者數天

新編繡像後續宋包公案義奇傳卷之十二

五十四回

嘉祐王痛母含冤

王刑部奉君審案

詩 齊家治国至經言

南面為君首重先

曰 耕耨歷山行大孝

上查朝野算高貧

當下包爺喝声郭槐尔既不識認本官如吾說出姓名只
愛唬嚇死汝這老奸狠吾乃龍門閣大宰上侍制官包拯
也郭槐听了曰尔是包拯歷當今人称尔是忠烈貧臣即
吾内宮也仰慕清名當今方歲加恩寵眷尔不諛胆大將
咱藐欺太竟狂妄了包爺冷咲曰郭槐尔還不知歷郭槐
曰咱家知道什麼來包公怒曰恨汝為人克刀狼毒十八
年前擅將幼主換去狸貓又縱火焚燬碧雲宮謀陷了李

第廿四回